芚皐集 附錄

5563.8
4022.2
v.9

Oppartunity

菴皐集附錄卷之一

祭文

維歲次丁卯七月壬子朔二十二日癸酉即我三從兄王菴皐先生象生未撤之辰也前一日壬申三從弟頤休痛良契之永斷哀餘生之益孤謹以一雞單觴哭訣于靈几之前文以侑之曰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亾而其晦明通塞有關於氣數之使然道不自道必須於人而其人存則晦者明塞者通其人不存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然則惟天之降生其人儘曠世一值也旣湊着之爲難或適然而偶會則宜使之

中247871

永其年厚其生豐其福澤大有爲於當世使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胡爲乎旣示其兆旋嗇其用罔究厥施中闕而止有若一場戲劇者然苟其氣數所局奈何不下則始之生而畀之者亦何理哉此終古志士之所惡嗟而今於我菴皐兄主使之罔克與天下之人偕底大道而獨善其身遽終于巖邑之下者不能無致憾於大司命之權者嘗欲天問大招而不可得也嗚呼兄主與受門闌衰替之運特負斗嶽高重之望稟性醇厚姿質粹明自然近道而蚤歲志學發軔正路謝絕公車棲遲林泉涵養本源

而以心爲師不由師承而先尋的傳沉潛乎經傳而務得宗旨措行於事爲而動遵丈尺藏有蓍龜之明而不言如愚蔚有經濟之策而歛然若無常以爲一毫不及聖人吾事未了慥慥孜孜期臻十分地頭鑽研名理老而彌篤由博而約自粗而精動靜交養知行雙進其全體大用難以一二言而高明昭朗姿禀之美也孝悌慈友行德之純也言義理則不見毫髮之差爽辨善利則必明幾微之分域禁履之確金石不渝心法之嚴繩墨是遵至若經傳之微旨奧義思索甚若不明不措不得不置嘗於大學格物物格之

義專心索透至於病于心而發於身委滄乎藥爐茶鐺之側而神精昏述之時言語發出之際以格物本義自相問答如譫囈者然愚嘗仰勉以朱夫子未聞爲學成病之訓而又以知如此是病不知此是藥奉勗矣其劬經賾徵導精微篇卽此可推而皓首晚景謡登乎昭曠之原無一塵纖埃介滯乎胷次間而發乎言議之表者罔非自淵博中出來者也知德者希孰識其眞嗚呼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爲心者也學問之道求仁爲己而仁之道大矣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而有天理自然

之安無人慾陷溺之危是誠不可須臾離者而若使頃刻捨忽是自負付畀之天者也可不謹哉歷觀近世名以學問者不問仁之本體體仁功夫之爲何如雇耳備目務給酬酢者有之棄屋建纛自高標望者有之世皆靡然不恥執鞭而反以濡跡爲榮其所謂學問未知爲人耶爲己耶從此道爲天下裂而學術乖壞假眞售僞者種種生焉是誠斯文非細之變而兄主所嘗慨然而深歎欲直捄而不得者也自是以後憂所當憂者復有何人嗚呼士生於世知己之遇即緣毁之未易而甚難者也雖在父子兄弟以是許

之者盖尠矣苟其志同道合則雖隔百世之遠千里之逴尚可以尚友而神交矧乎以懿親之至情居又隣比自髫竹遊嬉至桑榆晩暮所共須而相與者郎一身而異體無鍾律之殊韻有滋蘭之同臭相許者一心字而心心相照物我兩忘雖有一胞之間膜焉言其禀受之敏鈍通蔽則不翅百舍相望十駕莫追而至於蹁躚揆襟酬酢萬變則肇自聖賢行藏王覇經權君子少人進退消長之幾人物世道升沉汚隆之辨散而至三才萬類八埏九垓之微上下揚扢傾倒囷廩而至於理氣先後性命本原處出於經傳之

微奧者微開牖迷之方而竟不竭論究說者要使愚
自悟自得而然矣而禀氣駁濁姿性昏蔽兼以物慾
之來鏟却不得素夌沉贖之功孤負不屑之教自顧
此身終為何狀人耶嗚呼往在壬戌謾復西遊臨別
之席顯有不忍捨之意而垂之以謹慎二字愚常貼
頂而服膺凡於與人接物之際未嘗放倒獲免世人
之罰是非是吾兄主賜耳久而未返鄙素之苦若在
昕夕而首尾往復之幾乎盈篋者罔非嘉誨吉訣而
一曙承實於洛下旅所夢耶真耶艱枚怳惚之神精
一聲長號五內崩裂如欲無生特挺之孤松與衆卉

同萎毁歸然之靈光與萬屋俱燼皦僻懞撤矣山樑摧矣安依而安放風流雲散奄成大契濶此恨何極終不可泐嗚呼惟我　先祖盛德大業罔克闡發常爲留恨而其懿行實蹟之散出諸書者攷證而裒粹之爲　文簡先生年譜一編未及脫藁而遽成千古事矣用爲殿而刊行則當爲斯文之耿光而其追先之滿腔熱血漬楮濡毫與未乾墨而並華可以永垂千祺將爲一部紀史儘　先祖之賢孫斯文之忠臣摩挲遺編不覺起敬而感泣也嗚呼見人之齷齪沾滯則思吾兄主處心寬綽之行見人之奸黠巧僞

則思吾兄主純誠眞實之德見人之齒否瑣鄙則思吾兄主大心衆生之意人之誕妄而不見正於準繩者爲之可惜也人之固僻而不見化於範圍者亦復可慨也此固憂人之憂而行已迷方問於何而向焉臨事昧義質於何而正焉執經而將何所講究有疑而將何處扣質惆我固陋而發蔀者誰歟病我狹隘而喻之以公明坦蕩者復誰歟月半與朔泄哀堂宇風聲書帷秋蟬狼藉無非觸境傷心而雙棘鍾武克紹先懿可知仁天不食之報而未裕祿於無疆也嗚呼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絕絃於鍾子今焉悵悵末

路窮轍靡屆子立兩間無誰適從其將指九京而爲
期復徹蒸洽如入間世耶是固屬諸已私而經使天
下之道晦而難明乎復使世之學者不得聞焉仁之
道歟仰問者非出陽浮寔自悃款而寘寘漠漠何適
適之若是歟有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
之淚如陸務觀之祭考亭夫子云爾嗚呼哀哉

維

崇禎四乙丑十月初三日卽我觀善契會也翌日乙未
契下李義翼等要託於李根文用效潰綿之奠兼構
數行之文告訣于故契苍皐朴公之靈曰嗚呼中原

世家訥翁雲孫曁于思老益昌門藩曰有所受醴源
靈根如水之淡比玉其溫豈弟雍容素履之村儀表
士林恬靜邱樊有志吾道早揆本源學問茶飯警省
朝昏逖矣南土摳衣師門進退周旋薫陶屛軒凡玆
吾黨契誼益敦洋洋講席諄諄談論一心同情百年
永言滄桑倏變萬事驚魂舉座相顧孰不滂㵼依舊
斯會感念倍存所懷醇德莫起九原何處得來一聲
都吞臨風回違落月無寢南天杳漠恨不趍奔僉曰
緘辭辭不多煩嗚呼哀哉

維

崇禎後四丙寅三月庚申朔二十五日甲申恩津宋
欽純遣男翼洙謹以酒果之奠替哭于菴皋村叔之
靈几而告之曰惟公學以爲已不負隊囊純茂其行
積累其工在昔先正訥翁思公於靜栗道條貫與同
所以家世詩禮嗣守剡公高明復資師友遂從錦谷
漸其淵源門路旣正典刑斯存沉潛培養日至深崇
簞瓢陋巷凛然高風猥荷知憐追四十歲蓬麻之益
何可殼計兩湖雖左照此片心每獲合並不忘規箴
稍貽間濶輒騰牋疏骨肉相視白首如初云胡不淑
遽失遐齡承訃長號腸摧涕零匪直吾私士友靡托

豈賦嗇施神理冥漠惟是孤從克承前躅姨母臨老晝哭何酷嗚呼逝水不留墓草已宿病伏窮山訖違一哭撫念平昔其詎如掃顧茲後死哭增悲悼數付緘辭曷罄卑忱靈如不昧庶其鑑臨嗚呼哀哉

行狀

公諱鼎休字元寶姓朴氏忠原人梵臯其號也蓋我東之初之祖新羅八族晉然而獨氏于忠州者以高麗副正諱英爲中祖自是簪纓世其家入我 朝有諱藕進士官成山郡事再傳至諱祥世稱訥齋先生遭遇 中廟盛際以名節正道自任內以六峯爲弟

思菴爲姪外而靜冲諸賢互相推轂己卯之禍幾危
而免　贈吏判謚文簡姪孫悔軒諱希壽官縣監龍
蛇之亂擧義扈　駕策原從勳三世而諱思遠丙子
以布衣倡義媾成隱不仕是稱遯士處士生諱歛以
孝　旌閭茨公爲五代祖也高祖諱再茂曾祖諱師
東自處士公以來隱德南畝歷數世猶不振祖諱燧
早世取族兄龍湖堂諱聚奎三子爲後諱孝碩號鎖
軒實公之考也龍湖公以處士公之弟正字諱思遐
之玄孫入爲處士公之祀孫仁恕忠實大爲鄕黨所
矜式是以篛軒公承述詩禮益加自修且伯氏縣監

諱孝德以學行被選者也樂有父兄之賢早廢舉業
專意學問愛敬之孝兩家交之鄉人嘗薦其行而終
屈塗泥妣長澤高氏時禰女霽峯先生後繼妣原州
李氏士人毅德女梱儀閨範鍪無不宜有二男公其
季也以 純廟乙丑十一月二十二日生于光州素
村之居第溫厚莊重儼然有長者器度與羣兒遊不
喜狡獪事必擇勝己者從焉嘗乳於從嫂高氏親之
若母及至六七歲分別嫂叔授受不以手之嫂亦不
覺起敬自是後雖飲食之細者必承盤而進之天資
明敏自合於禮義者有非教使之所能及也八歲有

一鄉老使酒於翰軒公座上公在傍整襟而坐數其不敬狀其人愧屈而去先輩長者皆撫頂稱賞期待甚重焉稍長服習庭訓日就義方且公才器絕倫不欲拘於一藝四書六經百家諸子無不博進而兼取及冠尤肆力於程文大有名於塲屋翩翩有拔萃之意癸巳伯氏歿親且老矣遂無意於進取遺物事潛心經傳始知有爲己之學其言曰學者非友道不見麗澤之効非師承無以去杜撰之病遂往懷德摳衣於錦谷宋先生之門先受庸學語孟心經朱書等之說會之於日用常行性分之內服事幾年便有致極之志

夫懷鄒魯之鄉也且先生儒門師宗也門多知名學
士獨造諸之邃踐履之篤皆自以爲不及公焉丙申
丁籌軒公憂一遵喪制任情哀毁哭墓之禮雖甚風
雪未嘗一日而或廢太碩人恐有不勝喪之憂勸之
以靈桂公强命而啖旋即嘔佗氣息頓綴縣家驚遑
奔問則曰心不安故胃不受也自是雖在傍譬不復
賦腥逮焉辛丑丁內憂啜粥居廬一如前喪而孤露
以來皇皇欲無生雖課訓子姪使役奴僕等事未嘗
肯脅其心蓋主於哀也六年之間桲遵喪禮問經回
祿嬰瘵垂瞖猶不見戚戚之色故舊之贈不以苟取

遠近士友之從遊者至或避食時而來雖村醪野蔬必致慇懃常語子姪曰詩人所謂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者可見好賢之君子靡不有肯適之願接人之道必如是而可也又曰貪之一字士君子世守之符此吾之嘗聞於伯父府君者而又以爲波曹謀富者戒子女嫁娶必擇法門有一素封家送媒示意公好辭却之曰我家寒矣豈合云云蓋以婚姻論財甚可恥也經火之餘書帙殆盡與族親及朋友之有志者營立一褉隨殖隨得今有千卷書家藏焉辛亥大浸有艱食之憂壬子爲莵裘之計搬寓于松汀村因識子

月下似闕日字

姪曰尤翁所謂人不肯上壤下泉不能不爲口腹之
計然不可專心爲利此夫子所以不荅農圃之問也
若如古人之晝耕夜讀則吾知其免矣夫自是歲之
七月患泄痢至三載沈綿猶且尋繹經傳應接人客
將命者慮或有妨於頤攝則以朱夫子一月不見賓
客却是大病一月似之意喻之曰不如是無以寬病
懷也丙辰春將還舊居松汀村民以酒相送曰村野
之人觀感四載粗識義理君子之賜也至或有挽袖
流涕者四月候先生于錦山之桐谷寓所得先生手
書堂額及壁帖二十四字而歸己未夏與門下諸生

會于文義黔潭院始修同門契十月與同門諸士友講學修契于桐谷即申黔潭之約也有心經問答次晦翁白鹿洞落成韻庚申講大學於新安寺辛酉講禮節覽要先生所纂輯者也又有論語疑義問答壬戌又講禮節覽要於龍江院癸亥九月講學禮于從容祠先生使公替行講長賦從容祠歌十章十月行鄉飲禮於桐谷以公爲賓觀者如堵是禮之廢而不講久矣士副觀盛儀莫不有丕變之像且見公威儀閒習從容席散咸仰先生教育之盛而山斗之想益及於公焉禮罷繼之以詩有太極問答甲子觀善契

成多士推公爲會長行相揖禮講白鹿洞規又有孟子記疑論人物性一篇蓋講長也賓也會長也俱非有德高年者不可獨公衆議之推有不能辭者而士林榮焉自甲子冬時或示憊年且六旬筋力尤難自爲至乙丑六月重添泄患日流欲時値先忌謂家人曰病者於忌日雖不齋素固無損於道理然終有所不安於心則亦非調病之道勿以我蔬食爲憂也十四日夢有神人書示以白露後三日字自是疾益革竟以七月二十二日考終果夢中所告之日也享年六十一是年十一月六日葬于光州柳等谷面松鶴

山南麓負巽之原公禀氣清秀操履端雅疎髯白皙神采映發人望之知其爲豈弟有道君子也生質之美固中人以上幼而服筠軒公教導之正長而得賢師爲之依歸是以其學篤信古昔不敢走作聲譽已洽於弱冠之初立志逾堅於廢舉之日以至於舉天下之物而無所易其心者故外之若言不出衣不勝婦人孺子得以易之而藐之中有確乎不拔之志嘗曰儒者體道之要莫先於愼獨戒愼恐懼約之則只是愼也存養省察要之則亦一愼也一生用工惟其如此故其孚驗於言行者終不可誣矣其晩年成就

益高明覃思積慮剔出心得之妙而擴前修之所未
及論太極則合動靜陰陽而觀太極主宰之妙辨先
後始終而破太極二之之說曰各具太極各一其性
各正性命者雖繼先儒緒論而條暢明白使人見之
如坐在太極圖裏也論明德則發明得全體本體統
體偏體之不同中庸第一章則曰此性雖墮在氣質
之中爲其所遮蔽然氣自氣性自性終是粘他不
得雖一點子所明卽是性也一條路所通卽是道也
皆天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者正在乎此也孟子
離婁章則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亦豈有不同之性

不善之性也凡此爲說皆自師授而深於自得有非
一切句讀者所可及也蓋自程朱沒道術分裂至於
陽明白沙之徒斯文之厄極矣惟我石潭先生以海
東朱子集大成於儒門其於四七之辨宜無後世之
惑而猶有湖洛諸君子同異之是非獨一脉直傳幸
而不墜是則公淵源之來可考也尤篤於人倫其於
事親也體志俱養不有事焉則未嘗離側古今事蹟
之可採者隨聞見而必陳告愉惋洞屬務爲悅親寢
食之節必伺親動靜而先後之或有不安節則色以
憂之夜不解帶必以復常爲度甘滑之供罔或不充

而常有未盡之恨送終之制極其稱禮而猶有沒身之慽追慕之誠老而不懈祭必致齊必思其所嗜之物薦之每見先人手澤輒抱持而泣有藏獘衣一領乃先夫人手線也時時披服片片之缺必飮泣而補綴每朔及出入必拜墓墓砌之雜卉惡木躬自除之一局松楸手自封植至今欝蒼可見尤勤於廟禮晨興必冠服而瞻謁每當雨雪則恐或滲漏無常往審嘗於廟見後有感而作云一日不見廟一日無父母原始要終白髮兒敢云老矣不省安否有時病不能中心大罪負終日悽悽夕惕若明朝祇謁踧踖久每

當劬勞之辰以程子當倍悲愴之義不許設酌以顯揚先烈爲若心屢世慕道之文必請於當世立言之士如無誌狀之可證信則據於遺事而藏之以至祭器祭田之類極意措辦又別具若干財著爲規式每當生養家高曾以下忌辰及廟墓有財用處輒錫以助之存剩以待不入於私蔵儉於自奉疏食弊衣不免飢寒一草薦數十年環堵蕭然而已治家和而有禮與夫人五十年相敬如一日教子姪慈而嚴御家衆寬而正閨門之內肅穆簡靜而衆事自理亟覩浮屠之類不接門庭撫養孤姪一視已子濟人窮乏如

荷不及尊慕先賢出於眞誠時或發於夢寐明承旨教必識而賦之公所居去桐谷殆五六日程率一歲一二往來不絕觀善之會雖近者常有未及參之患而先在座者必公也嘗曰每欲久居將若上蔡之於河南而常爲勢沮不及古人正坐此也有人自歸山來先問師門起居隨其安否而憂喜之恒以先生手墨對置几案如承謦欬用寓高山景行之思又曰先生奮誘人以道幾於博文約禮而盡我之才也其於師門悅服之誠殆若七十子之服孔子其引接後學隨其人才器而使之及躬自得恒言主靜是周程以

來傳心眞訣而未發時苟欠持敬工夫則到了已發其能無遺者鮮矣其爲詩文主於理明而沖健有可觀筆亦楷正有度常語人曰漢唐文未之害至今爲聖門之蟊賊學者之所當鑑戒者也惟此數段爲足以盡公之蘊而亦可曰見木而知山者歟配延日鄭氏在善女松江後舉二男一女長源弘娶河西後金勉中女次源大娶松江後鄭祿源女女適金學洙河西後也內外孫幼不録嗚呼公以通敏不器之才剛訥不駿之姿胚胎前光師友有道親炙而行篤言寡而理得孝悌根乎天性而恒恐未至名物辨乎性命

而猶恐未透至於世務略不經營而閔馬父之憂發於咏歎嚴於淑慝朱紫之別有截然不可犯者余以無似猥厠於同門之列奉以周旋者幾十年矣季孫之愛梁邱之可罔非公朋友血性中出來余嘗與德三語曰吾道南矣斯文之托自有所歸方今國家旌招巖穴則菴皐其可辭請德三深以余爲知公之言而終使公自首窮餓獨善而止者蓋命也公之胤源弘誤以公之於我乎弦韋者認爲知己托余以狀公之行世固有立言者余豈其人哉然若求其深服乎公而不爲阿好者則恐無踰於余故第因家狀略加

爍揭以塞其遠來之意若其所以不朽公者以俟後之君子同門人延安李羲翼謹狀 年月日佚

墓誌銘

韋布生朴源弘欋父墓之無誌涕泣乞銘于余曰吾忠原之朴肇於麗代自始祖副正諱英世褻衣冠至我 朝則有訥齋先生諱祥道德名節之著於己卯有悔軒諱希壽壬辰 駕之功有處士諱忠遠丙子倡義之忠其孝於家則有諱礉之 旌厥鄉里曰諱再茂諱師東諱燧諱孝碩吾父之高曾祖若考也俱隱於德或不仕或早世原州李毅德吾父之外祖

而長澤高氏時弼之女吾父之前妣也吾母松江後
孫鄭在善女生三男女長即吾次源大金學沫女之
夫也吾父生于前乙丑没于後乙丑其間六十一年
光州之素村吾父生長之鄉而州之松鶴山南負巽
之麓墓在焉此則皆可考而書也吾父嘗無意於功
名故遠士不知名有志於古昔故與時寡合貌恭而
體竦言嘿而氣舒儀表雅正器度天成盖弱冠以前
文什不則于家庭之外以後至老成則一以師門爲
依歸師門之教一主於居敬窮理盡心知性而父服
之庸學語孟四子近思心經等書而父讀之鄉飲講

學譔賓之禮而父尸之是以湖南人士有西河夫子之擬此則同門長老之所嘗稱説不已者也吾父無年位之可稱德業事工之可垂後獨著書略干篇為子孫覩徵渺甚矣然則日月愈邈見聞愈曠斯世而知吾父者將無幾矣然則茲無是乞言君子之責哉竊嘗聞人子揄揚之道溟其實非孝也溢其美非孝也不肖安保其必無二者之譏而念吾子吾父師門之子也相知之深宜有以知人未及知處則於樹經之托子其可辭諸毋曰石蘭李文丈所為狀德之文足矣哉余遂曰不亦善哉有是哉尊公之善之付也

尊公吾之畏友也吾先子之所敬也吾兄弟及尊公與石蘭相逢於少壯之日每摳衣之暇相與道古今人是非事得失自以為天下無難與事幸宅日吾輩先後成德富以所事事之毋渝其交期以救司之律歲月中間滄桑屢遷先兄及尊公之墓木已拱先君子繼而捐不肖白首人間獨吾與石蘭在耳而撰次尊公之蹟又待吾二人之手悲夫記曰人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詩曰吾君子有孝子其源弘之謂乎是足以不朽公公諱鼎休字元寶號皐其號也遂為之銘曰

盖聞曾子之師夫子曾子之門復有子思氏慨余不得禹子思何時還夫我家物事吁嗟乎來世誰復知者至今陵號換骸嶺苟無怍乎郭有道詐茲刻之獨步

崇禎五乙亥清明節恩津宋益老撰

挽

嗚呼我公即吾觀善契契長也公之德業純正竊所敬服而將欲倣效其百一忽己未歸實有盡傷于心且涯角之濶末由匍匐洩哀迺作數句短詞因風以哭哭之者誰丹陽禹秉鍾也公其知耶不知耶其詞

曰

公身渾是一團春可許吾儒席上琮相對論心如昨

好曉令靈依夢中人

又　契下全城後學李根文謹再拜哭挽

由來仰德久前秋拜謁東函席三時合旅燈數夜同

經論開奧旨圖說着新功高誨叟安得九原路莫通

王雪高標仰斗嵬光山淑氣降英才祖先文禾仍承

襲師友淵源復啓開天固難諶其理也人皆長歎曰

賢哉暮雲衰草江湖裏怊悵一盃痛哭回

菴皐集附錄卷之一

跋芚皐先生遺集後

夫士之懷道抱德者達可以兼善天下而窮居獨善則以其所得於心者發爲言著爲書嘉惠後人是亦兼善之遺意歟近古有先生長德芚皐朴公早承庭訓造詣特高晩就有道講劘九篇凡經旨之蘊奧禮節之難疑深究精硏以至性命大原理氣互發默識心通移席之對退私之發如撞鍾如符契矣是以函丈倚以爲強輔將擬傳道之重同門敬之以勝友期以所事事之不幸蘊未究用天不假年先函丈而殁函丈蕩望遂寢鉢衣莫傳肅寓喪予之慟於微意是

以南邦士林知其事者莫不歎惜而賫恨則君子人殀壽窮通豈非有關於時運之盛衰師門之興喪歟天心冥佑顧果肯不食之報先生之孫用桂早擢嵬科聲譽藹蔚見幾卷藏終保栗里之高節靈芝醴泉固知有本源之所自也遐踪旡惘耽賾經傳克紹前德之遺緒且愳先懿之愈泯爰發篋笥溫繹卽衍赫蹄亂稿零頭細錄無非當日手澤所寓而賴天之靈兵燹不能災蠹鼠未敢害尚保無恙梳洗淨盡部居互分秩然燦然爲一家懿則將圖壽傳付之災木而愳不佞以勘校之役顧惟謏聞膚見實非其人固辭

不獲命畧訂魚魯豕亥之謬於詩書若雜著經義禮辭等總若干編至於微辭奧義剖析肯綮處以若鈍根較貧一辭於其間哉留侯博雅君子采而葺之使斯道復明懸可為兼善天下嘉惠後人之一線路脉也歟嗚呼先生姿性純慤學問精粹傑然為南服儒林之巨匠而位不稱德不施其萬一徒以佔畢餘英咳唾遺珠為不朽之真蹟儘乎有德者必有言不負天畀之重也著天行治之實踐履之篤則備悉於李公石蘭狀德緦身素山侑告其同門切偲之輔共業觀感之益必有人所不及知之真知實得而不苟於

阿好之私明矣生晩隣壤聞德雖熟復何贅焉特以
嚮慕之深不揆僭妄因叙次讎校之顛末於卷尾云
甫歲舍昭陽赤奮若遯卦月冠山高東柱謹書

昔我王考師事錦谷宋先生而先先生三年而殁先生聞之慟曰天喪予不肖何敢稱述也嗚呼先生之道學德業士林之所欽服而位不與焉有遺集幾冊在笥先君子在時嘗憂未梓惟叔父在焉豈意靑馬之亂頗見闕佚哉叔父亦有遺命考諸巾衍則又有是文隻字無非經義草家禮解而手澤維新撥成幾茂編且逞遑有佚餘與同志講繹因爲校正而亦未得精嗚呼痛哉若夫世遠尤涉未詳而且憂懼其散失合謀諸從用活字印九冊七十沓分于知舊更爲拾遺以俟後之君子癸丑蕤

夏始菊月既望越翌日不肖孫用桂泣血謹識

附集卷之一

三政策　　　　瑞西遺稿　　源弘

王若曰云云臣對猗歟盛美哉　殿下今日之舉也
臣謹按子思傳有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爲邦
不以其誠邪不可爲爲邦之本在於得人得人不以
其誠人不可得不得其人而能爲國者未之有也噫
殿下之赤子方無告而嗷嗷焉　殿下以哀傷惻
怛之心亟降　璿題審其所以而欲保之先事之慮
迨未顚墜萬億年太平之兆其始於是乎然　殿下
所以爲邦之心厥惟誠矣而所以爲邦之間亦略矣

何者臣以一介羈儒生長草野而乃所學則有在焉昔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臣雖不敢以經濟自任而顧其平日所志學不止於一事一路矣臣以謏見縱未敢洞披於 聖問時措之補而
殿下之所以周諮若將取之爲經理之猷採之爲更張之資此正周士賓興之日而少學壯行之時也茲於鳳綍之南下也臣妄以爲臣所講習於圭竇之下而研究其經籍之餘者庶幾可以略試之矣及其 頒題也則滿紙 詢問即三條策而止耳嗚呼今日
殿下之所可憂者非獨三弊也所可矯者非但三弊

也所以諸諷者只此而止則豈 殿下以臣等不是
三代之人也其所以知識不出乎口耳之外則是不
足與語其他而然歟臣之所望於 殿下者如彼其
頑而 殿下之所問於臣等如此其略則臣之略之
也不亦宜乎雖然病有緩急治有先後則今於生民
之騷騷也究其病根之在在者豈非後其緩而先其
急之意也歟 殿下姑以是問之而臣姑以是答之
則敢不罄竭愚衷對揚 休命乎臣伏讀 聖策自
有國之大政止古制之可據歟臣雙擎百拜深歎我
殿下眷念經理之主意也臣竊伏惟我 祖宗舊

章立經陳紀規模宏遠酌古參今制度明備則蓋此大典通編儀式刑　列聖之典修明而會通者也其天經地緯二帝之祖述而金科玉條三代之損益則實爲我　聖朝不愆不忘之成憲也　正廟之至聖而善繼善述　純祖之至仁而是遵是守　歷朝之所以率由而致治者亦行有一道而式至于今其田野之闢人物之蘩財賦之饒又是東方之一盛世也宜其變雍之化可躋熙皞之域而否泰有數治亂相資嶺南之質樸而先致汎濫兩湖之醇厚而次第澆漓兆朕已露危迫在卽則　聖聞中所謂奚暇遠引

詩撥支離眞說乎者誠不信然乎嗚呼蓋此三政者國以之基本民以之資養足食足兵之道惟田軍之克勤克精而勤精失度田軍所以致廢也乃積乃倉之制惟財用之量入量出而出入無節財用所以不足也是以厥初規畫縝密經紀完備可以致萬世之昇平何但爲一代之美謨然若以號令徒掛牆壁而使丹雘能扶老屋 國典自國典也而蔑風俗習今不如昔 王章自王章也而國用民產後不遠前方
聖后仁覆於上而澤不下究憂切于中而化不外宣刻邑之蟊蠹滋生萬姓之咨怨朋興致令我 殿

下深居九重憂殷于宵旰之間誕旨十行　詢及於
草萊之賤臣身雖光邑心若　丹陛玉音淳淳不啻
耳提而面命則臣雖至愚其敢區區於科臼之中切
切於程式之內不思所以睨略規矩仰答我　聖上
心誠之間乎嗚呼生民之休戚係于守令守令之職
否係于監司近來方任之責　殿下果得其人否乎
臣請沿　聖問而條陳其弊我　聖朝規模一遵古
制動合時宜田賦則實本乎助徹且窮之租庸相土
品之高下厥等維六視歲功之豐耗其分亦九總百
卜為一結標一字為五結改量之限二十其年粤自

庚子量田百有餘年迄未修舉所以法久弊生遂爭分等軍籍則五衛三營之廢設上番收布之弛張宜於時適於用莫非權衡亂而張治而弛無非整頓而遠我 英廟益軫優恤以示懷保一疋之蠲減三軍之暴斂沿革俱著興章得失敢復詳言還穀則著十年而備水旱以春秋而爲省助國是 先王之盛制取以後世之相因其取耗補用卽一時之不已則權制經費何古法之可援嗚呼帝王之設法遺謨莫非宜國宜民之道則其法雖殊其心則一也伏願 殿下其監于茲臣伏讀 聖策自予非欲廣訪止汪然流

淚者乎臣雙孽百拜深仰我　殿下眷切經理之盛意也嗚呼　國家之弊莫大於三政生民之瘼莫甚於三政湖南之光鄉山川秀麗名賢輩出民風吏俗視他鄉自別而千弊萬瘼與列邑無異以言乎田賦則改量愈久經界愈紊大田分小田合次第無別賣之頻買之數字號亦錯谷遷陵移沃瘠幻化瀕沙川落之俵災多歸隱冒水旱風霜之烖臧反資盜竊豪強之沃土舉皆輕賦奸猾之良田詎有土稅災俵裁減爲民効者幾希則年增歲加補國用者多少哉都結之勒排豈無其辭本事之假托歲曰不可大同布

之作錢也作尺也不知其侵民也結還法之古無而今有者亦豈曰小弊哉所以自地而徵稅遂至靑山而應役此猶田弊之大槩也以言乎軍籍則名分漸壞而胥録羣起廉耻頓喪而投托戚行良丁都縮於胥録所以無匹之滋多也正軍皆頉於投托所以虛名之混淆也除役無數則黃口之見充可憐隄防許多則白骨之尚徵至竟收布之丁代之以錢不是爲丁納米之軍責之以價亦非護軍役價刁騰而營鎭之實額百般謀頉控訴無處而逃竄之閒丁上計是得徵之無處則及於疎遠覔之無人則責之以老弱

都是法出弊生令下奸起此迺軍弊之大綱也以言乎還穀則厥惟民國兩利亦是公私俱便準租米太必有元總出納多寡當有定算而年條租租作米變通之類仍也而憑公營私者得時京作錢當作錢法令之相續也而因緣舞奸之多地數交之盈縮只任刀筆精粗之進退徒貧囊槖其許多痼瘼未可以更僕數歟是移轉一事痼瘼之尤甚者移來則常作也米一石錢三百分給則零數也民戶排定多不過於百七八十中間浮費小不下於百二三十豈惟胥吏之罪實亦官司之責所謂利國者病國養民者害民

則此爲還政之巨弊也嗚呼經界之紊若是乎極矣
而尚不修擧軍籍之縮若是之斁然而猶不克塡額
政之壞至此之甚焉而亦不改定則前頭弊瘼不知
至於何界也就中還穀之弊似無彼此邑之異同而
作錢之偏多於先鄉者幽未知何狀風俗雖美民情
雖醇旣不得安業亦不能奠居則烏得免溝壑之患
乎嗚呼哉 殿下仁育之恩眞至矣哉 殿下懷保
之澤其厚矣 御一德于皇極之尊 總萬機於太和
之中而推此三政爲務者本以有國之大節目累經
列朝之所損益則此足以 化溢八域謨傳萬世

而奈之何實効未究衆瘼滋興致有政三弊百隨事
生莽莫可矯革俾我 殿下之赤子若不保朝夕以
致 殿下食爲之減甚憂爲之繞壁而有此廣詢至
及問堯之舉也噫七政三至孰非 殿下之所修行
而 殿下之所詢問偏及於三政三綱八條誰非
殿下之所講究而 殿下之所憂慼只切於三政
則 殿下之心臣得以仰認矣臣請以耳目之所習
熟於平昔者爲 殿下仰首伸眉先言其受弊之原
而後陳其釐弊之策臣聞天不自爲而使之宣其氣
於四時者卽五行之佐也君不自積而使之布其化

於四方者卽方面之任也昔者魏風之浮靡也而得毛玠以一變唐俗之侈汰也而得楊綰以勇華是故善於治病者必求其良醫善於戰鬪者必得其良將然則今日我　國之劇弊　殿下分而爲三條問而臣則以一言蔽之曰惟未得其人耳何以言之朱子嘗曰朝廷監司之綱也監司守令之綱也今　殿下所以任方面之責而使之旬宣焉黜陟焉撫綏焉者非監司而誰歟守令非其人則捄弊也增弊監司非其人則袪瘼也添瘼也　聖問中所謂先務得人者固已原其弊而燭其狀矣　殿下旣察其致弊之由

則必知其杜弊之方何用　俯詢於臣等耶嗚呼正經界莫如改量整尺籍莫如查剔修糴法莫如平常而皆非守令之循良不可議也又非監司之公正詎可能乎程子曰天生一世人足了一世事然則何患乎人才之不逮古也得人之道不誠則已矣誠欲得之不必遠求必以通編之薦舉原而準之信其賞罰則才恒足矣於改量乎何有以民之財制民之產則於辦財乎何有冒錄之幼學投托之閒丁則立紀綱尚廉恥使其人而查定則何混淆之有至於糴政各其邑而區劃無一州之移轉則大瘼祛矣外他逃目之

浩汗都是奸猾淵藪使眞人而掃除則何至鹵莽乎
匪頒好用古有其式宮室宴樂自有其度每加節儉
則財恒有餘矣京司外營之支給亦有恒制不爲靡
費則不患乎不足也　先王之成憲何法不良承流
者之不良也　殿下之遵述何規不美宣化者之不
美也庶民條禮不可以邑目之多而抹其弊亦不可
以朝三暮四而愚其心則不得其人而能抹其弊者
未之有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三政之繁目逐項掃去則於
民無冗雜之費諸盤之惟貞都結是當則於國無不

足之患而好賣無自而出積弊何由而起也嗚呼顧今弊痼外此三政而大可寒心者紀綱頽敗法令不行盜賊竊什至於威脅流乞橫什肆其恐喝遊民之不事産業者駸駸然入於其中平民之稍可安堵者則惟曰何乃自若如此貧盜糧而供流乞也以至農桑之僻悄此豈非目下大可憫者乎此不過賄賂公行而其有罪無罪惟物任耳誠不慨然揆弊在法用法在人　殿下苟能簡其人於百僚畀其任於二天如周召之於二南龔黃之於三輔必使之稱其職而久其任不至於法自法而人自人則將見列邑之承

流百瘼之咸蘇豈獨於 聖門中三政之盤頓而已哉臣伏讀 聖策自子大夫子諸生止予將親覽焉臣雙擎百拜深仰我 殿下眷眷經理之至意也臣旣以誠之一字仰陳於前復以得人任職爲今日捄弊之策而篇終復有說焉臣竊瞯今日上自 朝廷下至藩服州郡而政令施措之間皆崇虛文無實效則其所擇人只取虛名其所出治亦是虛拘雖欲得其人於方任其可得乎得人惟誠任職惟誠用法惟誠克厥終始不誠事皆虛矣故臣以一誠字爲 殿下勉焉惟 殿下懋哉懋哉臣謹對

書

上金判書 炳洼○戊辰

暮春者委進門下獲瞻顏色所得於觀感之間者雖不足言而歸來慕用之誠自不覺百倍於前日矣伏惟請和台侍體起居神祐百福欽溯㬥祝不勝區區下悰世下生奉老深僻菽水粗依是幸而年去業退日負初心回首茲然如得頻迈門墻淬礪其萬一庶幾可以飭身補過於將來而瞻仰難近不翅星斗坐馳神爽一念如丹而已自餘只祝倍加珍衛以慰時望

上金判書 庚辰

陽復有日伏惟台侍體起居百福區區景溯倍覺勤懃世下生杜門奉親幸無他虞耳春間趨拜於門屛之下寔傚於家語所云擇賢托身之義而夏初敬修候儀附上於桐谷便矣尚未承下答或爲洪喬之沈耶抑亦不屑而置之耶戰汗惶縮不敢復貢起居之問業已八閱朔于玆矣其於瞻仰之私則何可一日而忘也玆冒瀆尊之咎不避援上之嫌敢復聲噣焉追溯誅已知大監含垢納汚之量屈己下人之誠則庶幾不以生之狂率而踈外之隨事教誨千萬伏望

無由趍拜馳仰良深伏乞加護益重以慰人望

上金判書 壬申

拜違門屛倐忽歲餘去秋裁書付上於桐谷計已閱聽矣卽日花雨支離伏不審神人交相台侍中氣體候萬安區區拱禱日益勤摯世下生杜門奉老幸免他虞竊嘗看朱書至於古之君子惟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置門墻奬勸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云云自不覺掩卷而發歎蓋君子而求得人才則可以裨益人

才而依歸君子則可以成就然成就之願當切於禪益之永審矣仰惟下執事德盛望重行藏語默無媿於古之君子而生以遐陬微踪獲掃門墻亦有年矣伏願下執事立巳達人之德益盛而生之志願滿足矣瞻望門墻未得進拜敢此干冒罄竭不勝惶懼之至

上金判書 甲戌

稽顙再拜言歲暮寒驕伏不審台侍中氣體候萬安下誠慕仰日以益勤孤哀子猥蒙眷庇頑忍苟延奄見穉陽之復生俯仰罔極夏初伏承手書還答有曰

因桐谷便有哀執家事歸來者卽當另托而哀何不示及耶爲教果是曾子爲人謀忠之意於今受賜歟此愚迷何以獲知於大人君子有此寵幸之深不覺驚懼繼以感泣敢不冒昧布聞所懷也不肖爲親緬襄占山雖久而地無棄隻人微謀拙竊伏念若得下執事一言之重可以俾爲人子之情禮然每誦康節秪被世間多用詐遂令天下盡生疑之句而惶汗自沮只欲盡誠盡力慫恿於其間期得爲隻者之歡心而成否莫揣晝宵營悶何幸俯燭至此無奈大君子德無不周或有感應而然歟哀感之極語不知裁敢

以夾紙煩瀆尊嚴罪悚罪悚餘伏祝爲時加護以慰
瞻仰荒迷不次

上金判書 丙子

安問久曠慕仰曷已謹伏問陽復有日神人交相台
侍中氣體候萬安潭節百福區區拱禱下誠勞止竊
伏念春間久留於門墻之外頻承不屑之教益仰大
君子含垢藏疾之盛德而自不覺良心之啓發幸不
以鄙野而棄之特憐其依仰之誠益垂警策使之自
勵千萬伏望世下生濫蒙眷庇姑保肯搆而當此飢
歲鄙庄尤甚焉不無溝壑之慮歎如之何哉生之先

祖文簡公神道碑銘刻石書本業已伏蒙俯賜正書之教矣秋冬間準擬造門拜受美形禁勢沮素誠未遂第待開春更圖是計而以今見聞逆揣前頭則道路來往似亦難矣預切伏悶耳

上金判書 丁丑

歲去春暮安問頓阻慕鬱倍切伏不審比日暄妍台侍中氣體萬安寢膳勝昔寶潭以次增慶區區拱禱無任下誠前臘下覆書至今展繹如新受賜感鏤亾量而伏承下生先祖碑銘姑待春和擬將竣書而原本中似或有數三字誤書之下示矣玆敢更謄一本

伏呈俯賜考覽如何世下生猥蒙眷庇姑保昔樣而惡歲接濟去益邅洄未知末梢之如何湊泊憂悶日甚玆者準擬追調形禁勢沮詐莫之遂伏歎伏歎

上金判書 丁丑

九月四日下覆書盥次紙拜領莊讀至蒙俯賜曲庇之教益仰大君子含容之盛德感鏤曷已伏不審即日陽復台侍中氣體候神勞萬支寶潭千福生之先祖文簡公碑文伏蒙繕寫以置之下示而頭篆之初不伏請生實昧例而然既承敎諭不勝感幸盥寫頭篆使揭墓道以示後世則豈惟子孫幷受不貲之恩

試抑亦有以大慰士林之望矣

上金判書 戊寅

聖慈實天普深痛隕辭退幾半載上聞亦曠焉雖勢使然慕嚮倍切謹伏問神人勞禱役時綏度趁奏復常履茲秋深台侍中氣體候萬安渾節一例貞吉區區拱禱下誠勤止世下生曩自洛病歸益添劇近幸少可形懸神鑠庭除行步尚難惟意而室憂亦甚支離證尚係危悶恤悶恤敢使生之弟替候而仍達下懷俯賜諄複千萬伏望

與金翰林 性均 ○ 戊辰

竊嘗聞士友傳誦之言則皆曰新進名士中學行純
啇眞有以大過於人者惟執事在凢屛伏山樊餙躬
自新之士莫不欲從遊於下風而如弟之愚則有甚
焉者存盖氣稟偏駁厚蔽難開以此益思朝夕獲親
執事之盛德容貌有以祛其鄙吝之萌焉而親老家
貧實非遠遊之日也徒切馳爽囊者之拜獲遂宿昔
之願而行邑甚忙未叩其萬一歸來悵仰尚憧憧于
中伏惟清和重侍餘體度千福榮被登用今階何官
遠馳卑誠日以益勤弟杜門奉親幸免他虞時或安
坐讀書此爲稍慰耳

與金翰林 戊辰

夏間辱覆書滿紙情敎信義洋溢而至若繼述先美等語益仰古家風釆不以貴賤有間而存撫胞篤焉時時披玩感戢難容而居然受阻半載于玆伏惟隆寒重侍餘體宇益復壯穆區區勞祝無任賤誠弟省節幸安而屛伏岳樊習閒成懶其終歸於無聞也必矣良覺自悼每思勇進得御淬礪萬一而親老路遠瞻望難近幸有便椾毋金玉爾音以慰京鄉阻戀之若如何弟之覓便甚難臨楮益切悵悵

與金翰林 己巳

洛城七百里不在天上也顯晦殊道瞻仰難近無異參商祗切悵悒何幸惠覆去臘出而夏初至擢手拜領滿幅切偲無非愛我之深而奬詡浮實實非愚昧之所敢承當者令人惶汗而益仰執事屈己下人之盛德矣年來

恩命之荐沓以若望實之隆公私交慶第知有素欣賀之誠詎有窮既伏惟榴熟重侍體事茂對萬善區區景溯無任卑悃第省安爲幸而賤崇阿睹半載方効許多光陰處拋於刀圭之間若是而妄得免鄉人之歸也徒切悶憐三黃之惠足以代花葉之驗三百六旬庸盡其謝

與金典翰 己巳

杜門窮食無所肖似惟吾執事愛之深存之眷梧秋辱覆至有櫝玉谷蘭等語而稱詡之雖是執事立已達人之盛德而弟實悾悾其終也及不爲累於執事幸矣自不覺汗發沾衣也伏惟至沍神入協相重侍體事增福間復榮被何官而公餘優遊呻佔自適區區仰禱弟省節粗依而索居兀兀讀書反己固不無警省處然傍無強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以是爲悶即欲勇進以求資益而入闈無梯第待科期當圖之美貴宗判官間已上來否未聞安信甚菀

與金輿翰 壬申

去秋付書於桐谷計已塵几下而便人牢阻尚未承覆漠然不聞起居之節候已周歲有零惟是區區歸心何可一日而忘忍也伏詢花煦重侍體度神護萬善拱禱拱禱竊想瑩寶之隆間已榮被進秩必有對揚啓沃事功之美矣仰用願聞紛奉親濩僻藪水粗遣讀書爲己之工雖不敢專廢而志氣不強物欲互敎日用事爲之間尤悔山積每惟執事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含垢納汚立己達人有識傳聞無不欽服願遊於下風焉則紛雖駑劣辱知有素

豈不欲頻進以求資益而發豐部也親老路遠有難遂許臨楮益切悒悒

與金典翰 壬申

京鄉落落久不聞起居節即到桐谷獲承五月下覆溢幅旨教莫非眷念底意感戢沒量比日清霜戒寒伏詢令重侍體萬萬旺間蒙陞資以若清名盛德雖是早晚間事聞不勝拱賀萬萬弟方與諸益相守稍慰離索之懷然曠省情私甚悶甚悶第待幾日束裝計歸耳三扇之惠儘是故入清風仰謝僕僕聞便甚忙燈下潦草須不盡意悚悚

與金歙谷 顯根○戊辰

雅分雖疎聲華夙仰曩在八閩之日先探起居則開心攄話溫厚和平不以一見而有間焉自顧賤劣何以得此寵幸也感戢之極俾也可忘伏惟清和仕體啓居神相百福鄉候種種承聞而近得全城之養奉檄供喜否區區攢祝不能自已記下奉老深伏蔌木粗遺而志氣昏濁習聞成懶自畫者妄得不退也終歸於無聞已矣私切自悼適因桐谷便暫此替伸餘祝公餘神佑益懋崇濱

與金歙谷 壬申

去去兩春華作西行自以謂邂逅於旅館得攄積仰之懷巧值執御還鄉竟失一拜其悵其恨至今未沫于中也伏惟花煦在待體家違護萬善聞階何官已得全城西仰膚溯祝不任區區記下奉老幸依而外他碌碌無足相聞竊以辱知謂晩邊作參商之隔無乃離合有數存焉而然歟悠悠我懷不翅滿萬非書可旣劃蔓略伸以附桐谷而未知何時抵覽否也

與金定圭 戊寅

國哀同悲罔極夏初之別闊焉秋高跧伏遐陬不復得通左右之問而向風馳義食息可已伏惟閒者大

庭愆節天和寢膳勝昔重侍體事神勞康復餘力學問日益高明傾慕且祝不任區區記下自洛病還仍粘危劇近幸少可夏非昔日様子歎如之何哉玆使舍弟替候欵欵應酬如何明春似有叙襞之㮲用是自慰耳神昏艱草

與金直赴 定圭○戊寅

即日陽德已昭春令將申伏惟重侍體事一道貞恭芳年大闢供悅重堂榮則榮矣樂則樂矣然自是既事早晚事幸不以爲多驚學廣志以之已達而達人則遠近士友莫不欽歎願遊於下風況在辱知之列

者可勝栢悅之至世下曩作覆試之行只爲二豎之所困卽是滄浪悶憐悶憐餘在舍弟口傳歲將暮矣餞迓增福

與金翰林 定主○庚辰

秋爽宜入伏惟比間大庭患候奏復重侍體事萬善錫類之慶寔是德門無疆之休況乎以芝蘭玉樹供悅重堂者哉區區賀賀內翰之 恩除雖是早晚間事剡惟翰墨之司專掌絲綸之 命特出於知簡瞻聆俱榮不勝栢悅世下宿痾少瘥惟憂豈出無奈使此生汨没於虞憂之間而竟不欲有爲也耶浩歎浩歎

伊間欲進未果第更圖之矣餘只乞餘力學問以副
時望

與金承旨 定圭○癸未

去月八闉獲睹德容與位俱尊有致君堯舜底氣像且進香谷謁于春府大監宿患快有天和之勝慶胷二日陪遊于仰德滿心慰豁自不容焉伏惟比日向熱大監氣體候益湊康復令侍體湛樂連享崇福區區拱禱未敢少懈竊以在家養親立朝供職卽執事之日用事業而宿眷之地來往之間無奈爲勞其筋骨苦其心志耶歟仰勉仰勉世下歸臥藪廬幸免疾

恙而老將至矣只願康節四太平也已

上李判書 秉文○癸未

癸未九月十一日忠州朴源弘謹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李判書大監座下生之懸弧歲今五十有六竊伏於田野之間而尚德之心出於秉彝則不能無事賢大夫之義會拜仰德金判書丈槃伏聞大監當世大君子獲瞻德容者莫不心悅而誠服矣及按莅湖南非惟沐浴風化生以駁質疎才猥忝東堂榜生之弟源大亦忝覆試榜恩益深德益厚然不敢以區區之私趨謁於評謨之下尊嚴居先只恐爲瀆於

大君子而止矣曩者忽聞大監 恩譴南行路過羅州北倉北倉即光州仙巖驛西捷路也驛之東三里許素村即生之居也伊時未得迎拜不能預知而然尤切驚歎大監涉海在島則生揆之以義不可無拜候之節玆敢來立于門外先以書納于將命者而以俟進退焉不勝惶恐之至

附歸谷宋先生慰狀

千萬不意先府君違世此何報也此何事也每歲夏秋之際不憚程途之逖遠而命駕委訪見今秋序漸高方屈指以竢而計車忽至驚痛之極更復

何喻非徒對晤有時替書皆非尋常例語而討賾微奧必在於經禮間顧此謏淺猥托忘年之契特以爲強輔今者遽作邃古叟何得此麗澤之助耶知其攝養甚勤有何兀發竟至於斯耶變出倉卒初終諸具何以如禮而哀素脆弱必多受損於攀擗氣力能免目下疾恙否任情哀號恐有傷孝之慮望須十分保嗇以完終事爲之奉企

與宋副率 鍾奎○壬辰

一別三載間關頓阻向風馳義日夕可已五月家姪自洛還詳言座下間已筮仕方直桂坊云慰賀滿萬

伏惟比上𠥼體動止神相萬旺區區仰祝無任遠誠
弟衰病甚矣常坐一木榻上閉目養閑萬念都灰也
已次兒遐鄉童稺旅窅凡百不知方向想必頻待請
敎美諄諄警策千千企仰

與宋副亭 壬辰

雲山一別雖難更拜每因家兒獲探起居且聞大闡
云於號事地猶晩天或使將大用以待道成德立而
然職寔有先於尊祖考先師吾儕之慶幸當如何哉
伏惟至寒仕體萬旺鄉信種種得聞區區拱禱弟病
蟄已久衰也甚矣憐憐奈何家兒想必頻待請益隨

機警策毋失其行止千企

上閔判書 泳愚○壬辰

夏初生之子用桂造謁門屛時手書賜答閣置丌上時時奉讀如承警欬感戢可斗冬令已回晬辰且近伏不審百禕協相台氣體候安寧飲啖勝昔覃儀一例貞吉區區伏禱下誠益勤下生濫蒙遠庇姑免虞憂暃讀爲幸而迷兒在洛于今七朔尚未聞回期可知其旅苦雖出身者之例也而爲父之心能不憐憐若蒙大君子不倦之誨視同子姪隨便下書警策之則渠之感幸當無比矣

上閔判書 癸巳

去年冬初上書想必關聽矣間又春屆慕仰益切伏不審比上台氣體候神相安寧寢膳勝昔羣儀一例貞吉區區伏禱下誠勞止下生添齒添病日益懶散而次子旅宦十二朔但索長安米云將欲招下使待學優而千里來往亦不容易浩歎而已第待春末秋初夏掃郊門以遂素誠

農夫辭 癸巳

竊嘗讀春秋傳至於子產曰政如農功云云掩卷而歎曰果如是哉子產國卿也故政如農功云而思之

行之日夜不倦思其始而成其終行無越思知農之有畔則其過鮮矣蓋戰國之時爭奪爲政故其誡也深亦可謂子產之知矣今余農夫也故農如國政云而苦之勞之朝夕不怠勞其始而有其終苦不言勞如政之爲治則其餒鮮矣蓋稼穡之時水旱爲災故其謀也深亦可免農夫之憂矣夫政與農皆欲富也故師尚父曰國君當務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且曰不以三寶借人不以三寶借人國可富矣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使民力農能盡地力民亦富矣如此則國富民殷道之以德以政齊之以禮以刑

五帝三王之治可立而待雖或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書所云胥庭以生無不孚于天豈古今有異哉且聞子思曰有其禮而無其財則不行詩云有女仳離何歎如之可知其貧之害也亦如是矣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眞知道之君子也而惜乎其不遇世豈無鮑叔或未之見者云老云哉斯已矣斯已矣

次子用桂昏書

願有室家基萬世之福嗣爲兄弟合二姓之歡恭陳卑辭冀垂盛念伏惟令季房第一女德容方著將期

吉士之求而慕等二子用柱學業未成猥叶匪斧之議雖幸契好之益篤實媿聲徽之不侔雷風恒久之吉辭早驗神明之告誠琴友樂之賢配何看門闌之榮敀祝之深刻摩罔旣

祭金判書 炳淮 文

維小山判書金公旣沒之三年　崇禎五巳丑九月甲辰朔十三日丙辰忠州朴某使子用柱謹將酒果走拜于公之墓檪文以告曰嗚呼生早近有道獲聞擇賢託身之義每逢士友輒問在　朝大君子則皆以爲今日山斗之望惟小山台長在焉晩納再拜之

禮幸蒙不胥之敎自有嚴憚之心已多薫陶之力而不過十一年台長疾病躬進伻探靡不用誠又近十年生亦衰極使子替伸虔冀遄復天不慭遺喆人其萎訃車昨至孰不悲歎久承謦欬尤有甚焉靈筵趨哭多病是綫墓前一展心摧涙泫惟公詩禮古家正氣之萃德崇業廣爲 國耆龜儀刑永秘松栢蒼蒼噫此後死其誰依仰嗚呼哀哉

詩

撥悶示兒曹 二首

老益潔身遠俗塵恐歸點汚更難新貧才肯作繁華

子守約猶為謹飭人詭遇獲之何足貴萃窮妄世郎
心真雖然衰病將無奈寄語諸兒早惜春
每將耕讀屬前塵謔浪逍遙意傻新試看風波當際
起但知使氣是成人

石榴

種榴庭畔培幾年枝達方知結實全一木得長猶為
用人生自愧不能然

暮春漫吟

雅會正當寂好辰滿堂談笑共嘉賓莫愁庭畔桃花
老叟省江頭柳色新半覺酒能豪子輿一簽詩敢吐

余眞春懷從古人先獲長誦逢春解惜春

雨

風驅雲合滿長天可點前頭大飽年封穴蟻眞良有以飛翔鳥亦是何緣溪流肥急知盈尺山滌容新詠入篇拈計平生多少願晴晴雨雨正時然

霽後

祈晴欲曝腹中詩天借陽春日影遲山額綿嵐多白起江頭絲柳倩靑垂聊占爽氣生欄檻且喜淸風動硯池新景吟來非不足長歎難得數三危

會話

良宵明月素乎而滿榻賓朋盡舊知談笑雜詩更漏落雁遊到此樂難支

黃璹

木酸斯元氣味高和羹鹽共比人豪隨各五色饍嘉醎暑渴相離奈一朝

次崔祭判 孟鉉 韻

忠義高高爵祿輕兩疏兩寡露眞情塡街迎送榮無比尚有餘言勗友生

囬甲吟

今朝忽憶蓼莪詩尤是思親罔極時受此髮膚周甲

得奔于廟墓告由爲况承庭訓如聞矣每想慈顔輒見之有子有孫先蔭厚應吾父母有靈知

偶吟

精力虛過百卷書更求穀腹野村居耧歌幾日鳴農皷麥飯三時煮泅魚車馬往來非所願門庭晝夜不歡疎畢生大計今安在事業无如鉀與鋤

除夕

六十五年我見圖曾經得失驗靈臺災殃眼下消殘雪福祿燈前醉此盃夜去機微移斗柄春來消息有庭梅韻意相看愁白髮莫愁白髮愧無才

次羅性菴 景煥 回甲韻

性菴回甲是庚寅三月花風正好辰拱悅斑衣何縱縱且湛華髮共申申心無百貨惟尨淡口誦千篇尚喫辛視壽交觴兼祝貴明年應醉洛城春

寓懷

焉得數盃麯米春聊寬白髮獨愁人讀書昔日心千緒閱世今宵夢一巡便苦户庭間出入又同雲霧裏精神猝窮非我惟天運魚肉何時旨入唇

上八音中二十八宿下卦對

金玉無心罕作旅石墻蓬室一燈師綠綿有女婢治

盆竹簞因星奴供顧匏脆不虛飢可損土功居尾貪
支離革之以張誰能飾不達風危理或隨

附集卷之一

嗚呼先君子遺稿一冊未得鋟梓雖洪事巨力綿焉逭其不肖之罪附略干編于下以補其萬一焉

癸丑重陽月　日不肖孤用桂敬識